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五日出版

# 敵情參考資料

第19期

所謂第三期清鄉工作的實況

長期戰爭下

敵沖繩縣人民的慘狀

軍委會  
政治部  
文化工作委員會第三組編印

南京圖書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 所謂第三期清鄉工作的實況

## 一 堤旅團無線電班士兵山谷五郎的日記

在清鄉工作中，堤旅團所負責的區域，是三年前就佔領了的常州無錫附近一帶。當工作隊出漢之際，堤旅團長曾向官兵作過如次的訓話：『我们的工作，和從來的戰爭不同，不是以武器為主的戰鬥；要使佔領區域內中國民衆能够安心生活，區域內不穩份子的肅清，殘敵抗日份子的驅除，以及避難人民的歸還和救濟，這些就是工作的目的；藉此，使對方明白日軍的聖戰的意義，並作成日華和平提攜的基礎。故諸君深之地認識這次工作的意義，於行動之際，遵守戰陣讀訓，決不可有道德上所不容許的行為。』在這工作之初所感的就是：在三年之前就被佔領了的無錫附近，現在還有敵人游擊隊悠然出沒在抵抗日軍。工作的開始是一月十五日，約經三個月，這第三期的清鄉工作就結束了。我對於這工作抱着很大的興趣和期待，從常州出發了。我所屬的五十嵐隊的中隊長，也於出發之前訓話說：『這次工作和從來的戰爭不同，要使對方深切認識日軍聖戰的意思，必須表示日本的友誼的提攜，所以就是一合白米，一根蘿蔔，也不可徵侯人家的。』

一月十六日夜行軍從昨夜開始了。據說常州附近還有殘敵在妨害住民和日軍警備隊，所以以掃蕩他們為目的而向着所謂敵人的據點，繼續着夜襲的行動。但是，參加這一部隊的士兵大部分，是豫後備者，有戰爭的經驗者很少，多是剛從內地被召集來不久的，他們大都怎樣也不相信在這樣的地方還會有敵人。可是，果然午前一時左右，在走到距某村落還有二百米突的地方，突然從右側受到敵人的機關槍射擊了。約經過三十分鐘的應戰之後，敵人退却了。但在突然的襲擊中，中島隊的中隊長，頭部負了傷，兵士也犧牲了十來名。上一期四時頃在村落中休息喫飯，這個村落，早有治安維持工作，有村民，日本軍的標語之類也貼在牆壁上，村民們對於我們部隊的來到，也看不出怎樣驚慌的樣子。這附近是已經做過工作，能够深切理解日軍的吧。可是，兵士們却像餓慌了的野獸似的，在掠殺附近的雞豚；隨手毀壞人家的家具拿去當燒飯的柴薪；早餐時候，小隊長也在一起，像沒有那回事似的，細嚼着雞肉和猪肉。比着青菜罐頭和鱈魚罐頭，這當然是更好喫的。小隊長也是從

內地到來不久，似乎對於野戰料理已感到了興趣似的。班裡的田中上等兵說是要睡一覺，從什麼地方徵集來了一條毯子。我看見就責備他，為什麼掠奪良民的緊要的東西。他似乎也良心有愧似的答道：大家都在徵集，所以我也幹了。而站在旁邊的憲兵，只輕微地提起他注意說：蓋那樣的毯子會生病呀！

一月十七日 午前四時起床。寒氣襲人。兵士們在競賽着毀壞順手拿到的家具。將校的勤務兵們老早就在運搬着折毀未當柴用的棹桌。他們為了中隊長及小隊長們的取燠，忙得不可開交。屋主的農民什麼話也不能說。呆站在傍邊看。從中隊長們也默認着這種破壞行為看來，清鄉工作的意義已經變成莫名其妙的了。在行軍途中，兵士們把昨天以來的徵集，當做一椿本事似的交談着，各色各樣的機械使那些後工作隊的後方徵集者的苦力背負着，或者裝在獨輪車上拉着跟來，他們胸前都掛有良民証。兵士中間，有的背囊上掛着鷄鴨在行軍，也有賴子上包着圍巾的。

我們工作隊，在第二日的今天，已變成完全的徵集隊了。這樣的事情，能够使中國民眾認識皇軍的聖戰的意義嗎？在行軍途中行路的青年農民，一個也沒有漏網地，都被拉夫了來當苦力；他們拿出良民証來似乎在訴說什麼，但誰也不去理睬它。在這樣的地方，來集揮皇軍的威力，皇威的集揚，真是難受的事體。

一月二十五日 因為食糧非常缺乏，補充不繼，兵士的徵集就越發利害了。我們的無線電班中，小林、竹田這些後備先生們特別徵集得利害。由於食糧的徵集，他們也幹了金錢及戒指的徵集，和強姦、年青的我們不消說，就是年輕的小隊長們，也不能夠給與他們嚴厲的注意。昨天在黃橋鎮，竹田得意地談着他強姦婦女的事體時，金森兵長提醒他的注意說：這次的工作，您也是知道的，集出戰時氣分來是要不得的。這一次，竹田就反撲似的說：我在滿洲事變，吃了許多苦頭，討了老婆正在安靜過活的時候，因為這次事變又和老婆泣別，待到南京之戰結束，凱旋歸國時，孩子也生了，這次真想安居樂業，把家庭弄好，但又是召集，弄得家不成家，沒有辦法，只好讓老婆帶着孩子暫回娘住一些時候，因此，我這次假如不在戰場集點洋財，才不合算呢。他是一個泥水匠，家庭似乎很窮。他的自暴自棄，似也不盡無因。他的性質也不好，更加醉心於徵集，又自滿洲事變從軍以來，終是學了些軍隊生活的惡習慣。一進宿營，就鬧賭博，也引誘着年青的兵士，說是橫豎今日不知道明天生命的我們，樂得今天過

得痛快。這種心情，像是很得到大家的同感。

一月三十日 說是今天在這個村落要對住民有所審問，遂滯留下來了。施行了村落的大搜索，到傍晚抓了男女三十餘名農民到本部來。據說不久以前，新×軍的一支部隊，在這附近出沒，或從事對日軍的反宣傳，或破壞道路等，妨害軍事行動，他們的連絡，絕像這村的人民替他們幹的。聽說，夜裡要拷問，所以和戰友們一道往本部觀看。在那裡，最前的傢伙，被捆着兩手的拇指吊着，憲兵用棍子拷打着，打完又讓翻譯訊問，拷打和訊問互相交替。後面的傢伙都在蔭抖。女的也有五六人，也許是他們的老婆和女兒吧。二傍是中隊長，小隊長等將校五六人坐着，還有二名下士官，約一小時繼續着這樣的拷問，許是因為得不到什麼線索吧，憲兵向隊長表示光這樣不會有結果的。停下，小隊長說，那末，男的放回去，女的還要再審一次。五六個女的遂被留下了。因為翻譯兵也回去，我們也就轉來，實在憲兵的工作，也是討厭的活計呀。戰友們在談說着。

一月三十一日 因為今天還有審問，所以沒有行動，到本部去，看見中隊長屋裡和准尉房間各有個昨夜所拘的女人，吃了一驚。據本部某兵士說，昨夜將校們都幹得好事呢。我直覺地感到昨夜，他們都幹了人道上不能容許的行為。在回宿營的路上，看見小森醫官的屋裡也有年青的女人。回來把這件事告訴竹田他們，據說昨夜中隊的將校都各帶了一個女人回去。竹田還帶笑着小森說，怎樣，明天我們不留下自己的種子嗎？我上床後，這樣地想着，有着這樣的長官，結局，兵士們做坏事也是無法的。這樣做法，清鄉工作會有效果嗎？覺得今後的行動完全沒有希望了。把在內地的報紙上所看到的皇軍在大陸上的英姿，和現在現實地看到的野獸似的姿態比較一下，在這私情形底下，中國民衆是永遠不會跟着我們的。東條首相所發佈的戰陣讀訓，一點也沒有用場。

二月五日 今日午後進入青陽了。這裡有反壕部隊駐紮，村落的住民也很多，一見像很平穩的朝日新聞的記者拿着照相機走來，後面跟着五六個小孩子和美麗地打扮着的年青姑娘，手裡都拿着日章旗。記者的某氏說，要把第三期清鄉工作隊的狀況向內地報導，請求給他撮一照片。因此，很快本部的全體人員都前往城門前面，向這些中國婦人和小孩子照了一張照片。這樣的照片，大概要在內地報紙上發表，還要大書特書着皇軍的和平建設工作着。在進行着吧。想到內地的人們因此對於皇軍會高興到流淚的情景，就覺得滑稽可笑！

# 敵沖繩縣人民的慘狀

城崎勝馬

大家知道，現在日本國內的農民和工人，因為戰爭，在受着怎樣的痛苦，就中，沖繩縣的工農比任何縣份的，都要苦些。

在平時，沖繩縣的一般生活，就比別的縣份低劣。因為沖繩縣的水田很少，主要的農作物差不多限於薯類，因此，農民們的主食物也差不多是靠薯充飢。加之，沖繩這個地方，可說是低氣壓的中心地，一年之中襲來二次乃至三四次暴風，不算稀奇。它成為影響沖繩縣民一般生活的原因。然而，暴風的影響，比着現今戰時的影響，真是微之又微的。因為他們以薯為主食品的關係，種的就都是薯類，說到收入一文也沒有。多半是賣掉自己的兒女去納稅及償還肥料代價等。一個孩子的身價值多少錢呢？男的自八歲至二十歲，約值百元至百五十元；女的自十六歲至二十歲，約值四五百元。在迫於生活困難的他們，有時甚至八歲至十二歲，僅以三十元也賤賣了。這事體被官有知道了，曾經被禁止過一個時期，但是，窮苦的他們，是不能停止出賣兒女的，現在，這已經成為公開的祕密的了。這私人身體的買賣最多的一年份為昭和九年（一九三四年），合計男女八千人，內分男子三千七百人，女子四千三百人。買孩子的大抵是漁業家或花柳界，但女的多半是賣給台灣花柳界的。這是戰前最高紀錄的一年。平均起來，每年約有千人在左右。

自昭和十三年（一九三七年）發動七七事變之後，不消說要課國民以龐大的軍費的負擔，這負擔給一般民衆的生活以很大的打擊。對於沖繩縣的影響尤為巨大。

戰事發生後，自昭和十三年至十六年，這四年中間，為生活所苦而被出賣的孩子的數目，男子自六歲至八歲的共有二萬六千人，女子四萬一千二百人，合計六萬七千二百人。這樣，說是為了國家不能不把最愛的孩子當做物品出賣來負擔軍費的沖繩縣民，家裡有孩子的還好，那些沒有孩子的家族，又怎樣生活下去呢？

自战争爆发以来，到今日為止，冲繩縣送出了十萬出征兵士，全縣人口，現在五十六萬人。其中，女子佔三十二萬人。免役的男子僅有十四萬人。除去被賣的男孩二萬人，剩下来的十二萬人，差不多是老弱和殘廢者。

這樣过着半耕半漁的生活的縣民，被战争奪去了男人，好像瞎子被奪掉了盲杖似的，不免狼狽起來。被奪掉了那成爲一家台柱的男人，生活當然無法維持下去。在出征的初期，出征兵士的家屬，戰死者的遺族之類，還吃香，但是隨着战争的延長，連那點优待也沒有。在今日把出征視爲當然的事體，誰也不會去理睬他們了。反之，負擔方面，日益增重。現在縣民已全爲生活累得筋疲力盡。除了等死之外，別無他法。自昭和十五年到現在爲止，餓死的家族，計有四十八戶，六十九人。所以，連那些在戰地負了傷而與高彩烈地（因免掉死亡，脫離束縛）歸來的兵士，也不得不爲了生計，在歸鄉當日即被驅迫去從事勞動了。現在，在工廠中，有缺少一隻手或脚的殘廢者在做工，並不稀奇的。政府又設立傷兵職業介紹所之類，獎勵他們去做工。而資本家們，也以他們是殘廢者的緣故，削減殘廢者的工資，強制着多量的生產，未剝削。同時也証明了，這一點是日本要用以補償因長期的战争而產生的，人手不足的手段。因爲人手不足以致軍事生產的減少，這不但給與战争投機業者很大的打擊，而且也使國民來負擔其不足的補充，甚至對於作爲廣兵歸來的兵士也加以重大的負擔。現在，日本的增稅，已達到戰前的八倍。像冲繩縣這樣窮的縣份，自然是税金迫得來比自己的日常生活還要吃緊此的情形。其物資統制及全盤憑券（購買）制等，給與人民生活以巨大的打擊，而農作物的統制等，影响尤爲劇烈。

在冲繩縣，平時是以薯爲主食物。一年到頭，吃米飯僅得兩次。現在，民衆留給病人吃的粟麥等也不能隨便食用，對於病人，只能給與薯粥。因爲藥品和燃料的不足，現在政府對於生產酒精所必需的薯類，也統制起來，所以，甚至連薯也吃不飽了。情形實在悲慘。因爲战争而把孩子、牛、馬、田地、一切的東西都賣盡了的他們，現在只有靠着草根木皮來維持生命。但是這些東西也只能支持三年吧。把上面這些悲慘情形告訴了我的那位冲繩縣出身的兵士——叫做奧向龜小的，還繼續叨着他自己的境遇。他家裏有年老的雙親，老婆，和兩個兒子，連着自己六個人，半耕半漁，貧苦渡日。而且他母親卧病四年，對於患病的母親，沒有錢買藥，不消說，甚至食糧也不充足。他本人在昭和十五年被徵，進

鹿兒島第四十五聯隊。在他出征後兩頭六個月，村公所還照顧他的家屬，時日一久，就漸漸變為冷酷了。到了十六年初，不但不給照顧，還說是過重的徵稅太可憐，結果却把他僅有的一點土地扣押了去。因此，與向的老婆，迫不得已只好把七歲的長男當了三十五元（年限到二十一歲）勉強完了租稅。後來，因為老母病重，又把五歲的什麼也不懂的次男賣了五十元，但他母親終竟死掉。在這樣的悲慘生活中，等待丈夫回來的老婆，未免要詛咒戰爭，碰着處境相同的伴侶在一起，就訴說着所經的悲劇，怨恨政府的措施。這事情給警察知道了，便把他老婆作為思想犯抓去關在牢裡。他的老父被接往媳婦的娘家，現在是怎樣的呢？被捕去的老婆是怎樣的呢？他一點也不知道。……

另一方面，沖繩縣的資本家則從農工人家裡廉價收買了小孩子，任情酷使，有些壞蛋，恐怕所收買的孩子，被徵去當兵，還故意把孩子們耳內的鼓膜弄破，或者把手指弄壞，造成殘廢，以避免兵役。（下略）